

十一至十三世紀華嚴經變探究：以黑水城出土文獻為例

福州大學廈門工藝美術學院美術工藝美術系 講師
陳俊吉

摘 要

《華嚴經》對於中國佛教有深遠之影響，自初隋唐依經開宗立派，使華嚴宗成為中國佛教八宗之一。祖師大德推廣下使得華嚴教法得以宏傳，產生相關華嚴經變相圖、造像藝術，於此階段大放異彩。經過五代時期的動亂，宋代時期使得原本中國佛教八宗變成禪宗獨大模式，但華嚴教法仍然持續發展，尤其在汴京、浙江、四川…等地，華嚴義學仍有相一定影響力。但受禪法影響使得華嚴教法與禪法加速會通融合之趨勢，產生新的華嚴禪思維，也影響相關華嚴造像藝術發展，例如《華嚴經》的〈入法界品〉所產生五十三參經變圖。當時華嚴義學與信仰的推廣下，產生為數不少的華嚴經變圖像，但年代久遠，使得今日所見相關造像屈指可數。而當時與宋朝相臨的西夏、遼、金，亦是崇佛極盛地區，受中原佛教文化影響甚深，其中華嚴義學與造像便佔有一席之地，例如西夏黑水城出土的相關佛教文獻史料，可發現為數不少的華嚴學資料。但甚為可惜，黑水城出土的華嚴文獻，長期受到學界的忽略，故本文將對黑水城出土華嚴經變刻本內容進行分析探究，藉此窺知中國古代西夏華嚴經變圖像發展的輪廓。

關鍵詞：毗盧遮那佛、華嚴教主、智拳印、毗盧印、七處九會

一、前言

自華嚴開宗立派以來對中國佛教有深遠影響，唐代依據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（以下簡稱《華嚴經》）濫觴相關經變造像，爾後雖然經歷唐五代的二次毀佛，以及戰亂紛擾，華嚴教法式微，隨著宋代朝廷建立對於佛教呈現友善態度，使得華嚴教法得以傳遞。宋代時期相對四周國家遼、金、西夏、吐蕃、大理國等政權相當崇佛，遼、金對於密法與華嚴教法乃相當推崇，西夏國的佛教藝術受到遼、金、吐蕃、宋等影響。

依據現在發現西夏遺書發現，當時西夏曾經刊印三部大本華嚴晉譯《六十華嚴》、唐譯《八十華嚴》、唐譯《四十華嚴》流傳。¹宋、遼、金當時開展不少華嚴造像藝術，但經歷後代戰亂與無常大都消失殆盡，使得宋代華嚴造像究竟為何，實在難以窺知全貌。值得慶幸的是黑水城出土相關遺書文獻，不乏華嚴相關造像藝術，藉由遺書探討，釐清此時期的華嚴造像藝術。

在二十世紀初期俄國探險隊在中國黑水城挖掘，盜掘不少珍貴的西夏時期文物，大量刊刻本、寫本、器物、繪畫、佛像……等，被運送回俄國典藏。1996 年中國社科院民族所、上海古籍出版社，與俄羅斯聖彼得堡東方所合作之下，出版《俄藏黑水城文獻》，2008 年出版《黑水城藝術品》，藉此得以窺知珍貴古代佛教藝術與文化。按黑水城出土佛教華嚴部經典多以單行品為主，如 TK261《華嚴經·世界品》、TK185《華嚴經·梵行品》、TK185《華嚴經·梵行品》、TK243《華嚴經·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》（以下簡稱《華嚴經·入法界品》）……等，華嚴部經典其中以《華嚴經·入法界品》數量最鉅，且版本亦豐，刻本分為西夏國刻本與金國刻本二類，其中以西夏刻本為主，版本主要有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種，及各種異體刻本。

關於出土華嚴部經典刻本中出現扉頁經變圖並不多，主要計西夏刻本：TK61《華嚴經·入法界品》中的扉頁畫（以下簡稱〈入法界品變相〉）、TK72〈入法界品變相〉、TK98〈入法界品變相〉、TK114〈大方廣佛華嚴經變相〉、Дх8270〈華嚴三聖版畫〉；金刻本 TK142〈入法界品變相〉、TK243〈入法界品扉頁圖毗盧遮那佛〉、TK246《華嚴經·梵行品》中的扉頁畫毗盧遮那佛（以下稱〈梵行品扉頁圖毗盧遮那佛〉）。

¹ 在中國北京圖書館、日本京都大學、俄國聖彼得堡、甘肅境內的博物館等，有發現相關大本華嚴殘本或部分經卷。史金波，《西夏佛教史略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95 年），頁 73-74。

二、西夏華嚴變相刻本

西夏刻本 TK61、TK72、TK98 的〈入法界品變相〉內容完整，年代為十二世紀中後期，屬官刻本。TK114〈大方廣佛華嚴經變相〉為殘本年代可能與前者相近，亦屬官版。Дx8270〈華嚴三聖版畫〉殘本原可能屬於「入法界品變相」。

（一）TK72〈入法界品變相〉

折經裝，每折頁面寬 10 公分，高 29 公分，扉頁經變圖共 5 面。《華嚴經·入法界品》經文後接《華嚴感通靈應傳記》殘本，其中題記殘存「大夏□□□已十三」，即西夏仁宗（1124-1193 年）天盛辛巳十三（1161 年）。²TK72〈入法界品變相〉（圖 1）刻本人物生動活潑，線刻細膩，風格與官刻本 TK61〈入法界品變相〉（圖 2）相似，故推論應屬於西夏官刻本。



圖 1 TK72〈入法界品變相〉，西夏刻本，1161 年，黑水城文獻

扉頁畫中央主尊上方書榜題「教主大毗盧遮那佛」，在榜題兩側各化佛五尊，化佛外側各描繪飛天一尊。佛身著偏袒右肩袈裟，螺髻，雙手當胸手結智拳印，但右手食指伸直，與唐密金剛界大日如來智拳印略有區別。佛兩側配置文殊與普賢菩薩構成華嚴三聖，佛下方跪坐三人，中央是華嚴教主放光所化菩薩，佛左側榜題「善財童子」畫面人物漫滅不明，右側榜題「威光太子」人物呈現帝王貌。威光太子為七處九會中首會請法者，善財童子為末會請法者，以此象徵華嚴九會中請法全體聖眾。畫心外圍兩側圍繞菩薩、聲聞、天龍八部、護法神祇等眾，一共 24 尊，並未書刻榜題標示身分。

²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等編，〈俄藏黑水城文獻 附錄·敘錄〉，《俄藏黑水城文獻 6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0 年），頁 9。

（二）TK61〈入法界品變相〉

西夏刻乙種本，每折頁面寬 11 公分，高 28 公分，裝扉頁經變圖共 4 面，該品經文後接《華嚴感通靈應傳記》共 5 面，末刻宋體題款：「大夏乾祐二十年歲次己（己）西三月十五日，正宮皇后羅氏謹施。」即 1189 年西夏仁宗（1124-1193 年）在位期間，屬西夏官刻本。³

該〈入法界品變相〉（圖 2）畫面中央為華嚴教主毗盧遮那佛，頭戴寶冠，雙手當胸結智拳印，端坐於蓮臺之上，佛上方配置華蓋，兩側各化佛五尊乘祥雲。佛側配置二大脅侍，左側文殊菩薩，菩薩裝，右手當胸持如意；左側普賢菩薩，雙手置於腹前。蓮臺前供桌兩側，右側一尊菩薩跪地合十恭敬求法，左側善財童子，童子菩薩貌，著天衣薄帶，站立蓮花上，雙手合十。畫心外圍兩側圍繞菩薩、聲聞、天龍八部、護法神祇、獅、象…等，其中左側刻繪五尊站立比丘，雙手合十，榜題書「十大弟子」；八尊站立力士金剛，榜題刻「八金剛」。左側 1 面的榜題書「十大弟子」、「八金剛」與右側畫面銜接不順，應屬誤沾黏至《金剛經》扉頁經變中，故該品〈入法界品變相〉原本僅 3 面，華嚴三聖兩側外圍人物群像，皆無刻榜題顯明身分。TK61 與 TK72〈入法界品變相〉皆採用佛會圖結構布局。



圖 2 TK61〈入法界品變相〉，西夏刻本，1189 年，黑水城文獻

（三）TK98〈入法界品變相〉

該刊本屬西夏刻甲 1 種本，每折頁面寬 9 公分，高 21 公分，折經裝，扉頁經變圖共 6 面，該品後續《淨除一切業障如來陀羅尼咒》，神咒後接羅氏皇太后為西

³ 同上註，頁 7-8。

夏仁宗三薨後冥薦發願文，仁宗駕崩乾祐二十四年（1193 年），三年後冥薦即天慶三年（1196 年），該本屬西夏官刻本。⁴

TK98〈入法界品變相〉（圖 3），經變圖刻可分為左側 2 面，與右側 4 面二部分構成，左側 2 面，主尊為華嚴教主，佛上方榜題書「教主毗盧遮那佛」，螺髮，結跏趺於蓮臺上，雙手當胸結智拳印，但右手食指伸直，與唐密金剛界本尊智拳印略有別。佛左側配置脅侍菩薩，榜題書「文殊菩薩」，菩薩裝，伸右手當空覆掌，左手腹前禪定印持如意；佛右側榜題書「普賢菩薩」，菩薩裝，雙手當胸持經卷。華嚴三聖後方站立八位護法神祇，於祥雲之間，榜題書「天龍八部」。文殊菩薩下方，三位頭戴冠，身著交領寬袖長袍男子，跪坐合十，榜題書「梵王眾」。梵王眾外側三位比丘僧，坐姿，恭敬聽法，榜題書「聲聞眾」。普賢菩薩外側群像，有些漫滅不明，共有三處榜題，一處完整為「帝釋眾」，帝釋天主頭戴寶冠，身著寬袖交頸長袍禮服，雙手合十，周圍配置其他天眾；另一處「□□弟子□」推論為「諸佛弟子眾」，周圍男女立像數尊，配置頭光；最後一處榜題漫滅不明，一尊帝王頭戴冕旒，身著寬袖長袍禮服，跪於佛前，雙手合十，判斷此可能表示帝王類人物，按西夏刻本 TK72〈入法界品變相〉佛前右側出現威光太子榜題來看，無排除是威光太子的可能。華嚴三聖前方置放供桌，桌前一童子，菩薩裝，跣足而立，雙手當胸合十，榜題書「善財童子」。整體畫面呈現佛會佈局，主角為善財童子，於佛會中發廣大菩提道心。



圖 3 TK98〈入法界品變相〉，西夏刻本，1196 年，黑水城文獻

在佛會圖的右側 4 折面，一共由十組畫面構成，右側隅書「行願經變相」，描繪《四十華嚴》的普賢十大行願內容，畫面由左側依序排序展開，每組一榜題，第一組書「一禮敬諸佛」，描繪善財童子正在頂禮十方諸佛。第二組書「二稱讚如來」，一佛坐於蓮臺上，右側配置一菩薩，如來前方置放一供桌，桌前善財童子恭敬合十，讚揚如來。第三組榜題漫滅不明，但依據華嚴普賢十大願內容可知應為「三廣修供

⁴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等編，〈俄藏黑水城文獻 附錄·敘錄〉，《俄藏黑水城文獻 6》，頁 12。

養」，主尊一佛二弟子，善財童子持物供養如來。⁵第四組書「四懺悔業障」，主尊一佛二弟子，二弟子坐著宣讀懺儀，佛前站立一比丘，引領善財童子，善財童子跪坐合十發露懺悔。第五組書「五隨喜功德」，內又細分兩組畫面，榜題云「隨喜及般涅槃，分布舍利善根」。一組描繪佛滅盤，善財童子於佛前恭敬見聞佛入涅槃；一組描繪善財童子繞佛陀舍利塔禮敬。第六組書「六請轉法法輪」，一法師升堂高坐，善財童子跪地勸請。第七組書「七請佛住世」，善財童子勸請佛陀住世人間。第八組書「八常隨佛學」，畫面中分兩組畫面另書榜題，其一「刺血為墨，書寫經典」，善財童子坐地，刺血供養書寫經典；其二「示種種神通，處種種眾會」，一法師登壇說法，善財童子赴會聽法。第九組書「九恆順眾生」，善財童子協助眾生搬物品。第十組書「十普皆迴向」，另一則榜題書「極重苦果，我皆代受」，描繪善財童子代眾生受地獄苦果。

（四）TK114〈大方廣佛華嚴經變相〉

TK114〈大方廣佛華嚴經變相〉（圖4），西夏刻，殘本2面，面寬22.5公分，高25.5公分，卷首榜題框內墨書大字「大方廣佛華嚴經變相」。畫面描繪一朵大蓮花生於乳海之上，每瓣蓮中化佛一尊。蓮肉上描繪一座天宮，天宮中端坐一佛說法，外圍弟子、天人、護法…等眾，其中善財童子為班首，恭敬合十向佛，身後站立二位天人持物供養。此畫面原本應為華嚴七處九會中的其中一會場景，出現善財童子造像極可能表現出第九會，童子於會中發廣大菩提心。此本甚為可惜為殘本，其內容應原本應表現規模宏大的七處九會華嚴經變相，畫面刻本繪製生動，刻工細膩，應屬官本之作。

（五）Dx8270〈華嚴三聖版畫〉

Dx8270〈華嚴三聖版畫〉（圖5），西夏刻，殘本2面，面寬20.6公分，高25.5公分，主尊華嚴教主，雙手當胸結智拳印，螺髮，身著袈裟，坐於蓮臺之上，上方榜題書「教主大毗盧遮那佛」佛右側榜題書「文殊菩薩」，菩薩人物殘缺，榜題旁一尊力士像。佛左側殘存五尊坐姿菩薩，其中二尊榜題完整「金剛藏菩薩」、「金剛幢菩薩」。佛前一尊善財童子，雙手合十恭敬求法。其畫面人物布局結構形式，與金刻本TK142〈入法界品變相〉相似，但衣著、造型有所差異，該本可能參考金本或受其影響來。而TK142屬於《華嚴經·入法界品》中的扉頁畫〈入法界品變相〉，故〈華嚴三聖版畫〉應該原安排極可能亦是如此，屬於〈入法界品變相〉的卷首扉頁插圖。

⁵ 關於華嚴普賢十大願：一為禮敬諸佛，二為稱讚如來，三為廣修供養，四為懺悔業障，五為隨喜功德，六為，七為請佛住世，八為常隨佛學，九為恆順眾生，十為普皆回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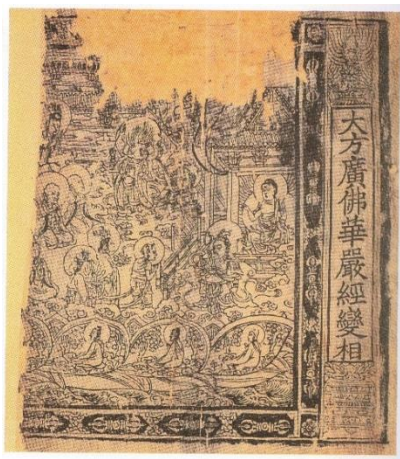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4 TK114〈大方廣佛華嚴經變相〉，西夏刻本，黑水城文獻



圖 5 Дх8270〈華嚴三聖版畫〉，西夏刻本，黑水城文獻

三、金代華嚴變相刻本

金代崇佛曾刊不少印佛經典籍，至今傳世不多，在黑水城出土遺書中，TK142、TK243、TK246 出現華嚴相關變相圖顯得相當難得，TK142 的布局為華嚴佛會，至於 TK243 與 TK246 造型結構相同，僅刻畫華嚴教主。

（一）TK142〈入法界品變相〉

該折經裝刊本由《華嚴經·入法界品》、《四分律七佛略說戒偈》、《大乘起信論立義分》依序構成，經文後附發願文一篇，為安亮（生卒年不詳）為亡妣百日作冥福刊印《普賢行願經》（《華嚴經·入法界品》）一萬八千卷，繪彌陀像 72 幅，施有緣者。⁶

在《華嚴經·入法界品》卷首扉頁，刊印〈入法界品變相〉（圖 6）5 面，每面寬 9.5 公分，高 20 公分，共 5 面，畫面榜題冠「大花嚴經九會聖眾」，畫面將《華嚴經》七處九會的聖眾合此佛會。畫中央主尊為華嚴教主，雙手當胸結智拳印，頭戴高冠，結跏趺坐於蓮臺之上，身後頭光上書榜題「教主大毗盧遮那佛」。佛左右兩側各五尊體量較大的菩薩，各書榜題，佛左側上排菩薩依序由內而外，書「普賢菩薩」、「金剛藏菩薩」、「金剛幢菩薩」；下排由內而外為「心王菩薩」、「青蓮花藏菩薩」。佛右側上排菩薩依序由內而外，書「文殊菩薩」、「功德林菩薩」、「法慧菩薩」；下排由內而外為「賢首菩薩」、「座內海慧菩薩」。左右菩薩眾上方繪化佛各

⁶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等編，〈俄藏黑水城文獻 附錄·敘錄〉，《俄藏黑水城文獻 6》，頁 18。

五尊，菩薩外側圍繞天神、護法等眾，右側榜題記「雜類諸神眾」、「欲色諸神眾」；右側榜題「八部四王眾」、「常隨菩薩眾」。教主前方置一菩薩跪坐向佛，榜題書「眉間勝音菩薩」，菩薩左側為善財童子跪地恭敬合十求法，榜題書「善財童子」，童子外側五尊站立菩薩眾，榜題書「請法上首」；左側一僧人恭敬站立，榜題書「弟子寶戒」，僧人外側亦五尊站立菩薩眾，榜題書「菩薩天主」。



圖 6 TK142 〈入法界品變相〉，金刻本，黑水城文獻

(二) TK243 與 TK246 變相

TK243 〈入法界品扉頁圖毗盧遮那佛〉(圖 7)，金刻本，折經裝，每面寬 9.2 公分，高 22.5 公分。《華嚴經·入法界品》卷首扉頁 2 面刻印單尊華嚴教主，跏趺坐於蓮花之上，身著通肩袈裟，雙手當胸結最上菩提印（亦稱毗盧印），頭戴寶冠，身後身光與頭光圓輪外繪祥雲，雲外律動線性外放表示佛光，佛正上方刻印榜題「毗盧遮那佛」。

TK246 〈梵行品扉頁圖毗盧遮那佛〉(圖 8)，金刻本，折經裝，每面寬 9.3 公分，高 17.3 公分，卷首扉頁畫原 2 面，殘存 1 面，刻印單尊華嚴教主，與 TK243 〈入法界品扉頁圖毗盧遮那佛〉相似，跏趺坐於蓮花之上，身著通肩袈裟，雙手當胸結最上菩提印，身後配頭光、身光、祥雲、佛光，但佛未戴五佛高冠，螺髮，佛正上方未刻印榜題，依據 TK243 圖像來論，該畫面應屬「毗盧遮那佛」無疑。

而 TK243 〈入法界品扉頁圖毗盧遮那佛〉與 TK246 〈梵行品扉頁圖毗盧遮那佛〉嚴格論之，並未展現出經變的情節故事內容，僅表現單尊華嚴教主，應屬於「尊像圖」範疇更為適切，然而華嚴教主為《華嚴經》之主體，以此主尊來闡顯該經特質。



圖 7 TK243〈入法界品扉頁圖毗盧遮那佛〉，金刻本，黑水城文獻



圖 8 TK246〈梵行品扉頁圖毗盧遮那佛〉，金刻本，黑水城文獻

四、黑水城遺書華嚴圖像特色

西夏黑水城遺書雖然相關華嚴圖像並不多，但畫面多數完整，亦有官版之作，提供研究宗教藝術史重要線索，對釐清十一至十三世紀中國北方華嚴經變發展有莫大幫助，細部探究上述經變圖像可發現以下特質。

（一）華嚴教主印契身分轉換

《華嚴經》主尊說法佛為華嚴教主，在晉譯《六十華嚴》稱為盧舍那佛；唐譯《八十華嚴》與《四十華嚴》稱為毗盧遮那佛，在梵語的結構來看盧舍那佛與毗盧遮那佛屬同體異名。唐代時稱華嚴教主，慣用盧舍那佛，例如唐代高宗（628-683年）、武后（624-705年）出資開鑿龍門石窟奉先寺主尊盧舍那大佛。後受到天台宗判三身佛之影響，教把毗盧遮那佛視為法身佛，盧舍那佛為報身佛、釋迦牟尼佛為應身佛，華嚴教主法身佛自宋代以降大都以毗盧遮那佛稱之。

在黑水城出土遺書中，相關華嚴教主畫像，除 TK114〈大方廣佛華嚴經變相〉殘本未見主尊華嚴教主外，其餘 TK61、TK72、TK98、Дx8270、TK142、TK243、TK246 經變皆有之，但畫面中華嚴教主的手印與髮式卻略有差異，詳參「黑水城出土遺書中華嚴教主造像簡表」（表 1）。

表 1 黑水城出土遺書中華嚴教主造像簡表

次序	刻本	作品名稱	手印	髮式	年代
1	西夏	TK61〈入法界品變相〉	一式：智拳印，不伸直食指	寶冠	1189 年
2	西夏	TK72〈入法界品變相〉	二式：智拳印，右手伸直食指	螺髮	1161 年
3	西夏	TK98〈入法界品變相〉	二式：智拳印，右手伸直食指	螺髮	1196 年
4	西夏	Дx8270〈華嚴三聖版畫〉	一式：智拳印，不伸直食指	螺髮	

次序	刻本	作品名稱	手印	髮式	年代
5	金	TK142〈入法界品變相〉	二式：智拳印，右手伸直食指	寶冠	
6	金	TK243〈入法界品扉頁圖毗盧遮那佛〉	三式：智拳印（毘盧印）	戴冠	
7	金	TK246〈梵行品扉頁圖毗盧遮那佛〉	三式：智拳印（毘盧印）	螺髮	

在簡表中可發現華嚴教主手印皆結智拳印，此印本為唐代密法《金剛頂經》大日如來主尊手印，而華嚴教主毘盧遮那佛即密教教主大日如來，表一顯一密。在唐、五代時所繪製華嚴教主，一般而言皆螺髮，不戴高冠，手印與釋迦佛無異，並不結智拳印，敦煌唐五代壁畫中華嚴經變的七處九會圖中各會華嚴教主皆是如此，可參見敦煌第 44、159、231、237、471、472 窟，乃至敦煌藏經洞出土五代時期〈華嚴經變圖〉亦復如是。而密法中的大日如來，在《金剛頂經》中金剛界曼荼羅便呈現雙手當胸結智拳印，螺髮上戴五佛寶冠帽；《大日經》中胎藏界曼荼羅便呈現法界定印，螺髮上戴五佛寶冠帽，法門寺地宮出土文物，以及唐密傳入日本東密儀軌皆是如此可證明。

唐代不空（705-774 年）所譯《金剛頂經一字頂輪王瑜伽一切時處念誦成佛儀軌》云：「智拳印所謂，中小名握拇，頭指柱大背，金剛拳乃成，右握左頭指，一節面當心，是名智拳印。」⁷清代咫觀（生卒年不詳，同治年間人）《水陸道場法輪寶懺》云：「手作大智拳印，以二手作拳，左手頭指初分，平入右拳內，握之起立成印。」⁸智拳印蘊含理智不二，生佛一如的深邃，又稱為大智拳印、菩提最上契、金剛拳印、大日法界印、能滅無明黑暗印。⁹

上表中將黑水城出土華嚴教主手印，依其類型不同細分三類。其中第一式手印，左手伸食指，其餘指握掌，食指入右手拳中，右手的食指不伸直，右手上左手下，契合唐代金剛界密法大日如來手印。整體而言，宋、遼、金各地均有發現華嚴教主持此手印，應受密法大日如來印契之影響。第二式手印與智拳印十分相像，但右手的食指卻伸直，這是智拳印演變而來，在宋、遼、金時期開始出現。至於，第三式手印出現乃第二式脫變而來，此種將兩手食指並豎，食指尖相合，右手其餘指，押覆左手，在清代《造像量度經》云：「如來部主毘盧（盧）如來，白色，手印二拳收胸前，左拳入

⁷ [唐] 不空譯，《金剛頂經一字頂輪王瑜伽一切時處念誦成佛儀軌》卷一，收錄《大正新脩大藏經》第 19 冊（東京：大藏經刊行會，1924-1935 年），頁 322 中-下。

⁸ [唐] 咫觀編，《水陸道場法輪寶懺》卷九，收錄《卍新纂大日本續藏經》第 74 冊（東京：國書刊行會，1975-1989 年），頁 1010 下。

⁹ 全佛編輯部，《佛教的手印》（臺北：全佛文化，2000 年），頁 50。

右拳內把之，而二巨指並豎，二食指尖相依。謂之最上菩提印。」¹⁰此手印稱最上菩提印，一般俗稱毗盧印，這種手印在宋、遼、金各地均有發現華嚴教主持此手印，例如大同善化寺大雄寶殿中的金代大日如來便是如此。大致可知，當時中國北方毗盧印延續密法體系，主要流傳於遼、金、西夏。整體而言，到了南宋以降漢傳佛教造像中，毗盧印已成為大日如來、華嚴教主造像主要印契，至於第一式與第二式幾乎鮮少見之。

原本唐密中金胎二藏大日如來皆頭戴五方寶冠，佛面，身菩薩裝，手結不同印。遼、金、西夏的大日如來、華嚴教主，除延續此傳統外，也出現不少身著袈裟佛裝的樣貌，在黑水城遺書中華嚴教主皆是以佛裝為主，雙手當胸結毗盧印。至於宋代的華嚴教主則主要以佛裝為主，雙手當胸結毗盧。在黑水城遺書中刻印華嚴教主，螺髻上分為戴五方佛冠與不戴冠區別，若華嚴教主，頭戴寶冠，手結毗盧印，身著袈裟佛裝，外貌與大日如來無異，難分軒輊，全盤受密法大日如來影響。而不戴高冠華嚴教主，保存唐五代以來華嚴教主佛造像傳統，而手結毗盧印卻受密法大日如來之影響，乃華嚴教主融合大日如來的特質。但不管如何，二者造像卻將密教金剛界大日如來，與華嚴教主毗盧遮那佛合一，為此時代華嚴密法造像特色。

（二）善財童子普賢行願展現

遼、金佛教則側重華嚴與密法，對於華嚴教法、義理、懺儀持開放態度，使得華嚴教法得以推廣，由西夏黑水城遺書中西夏刻本 TK186《注心要法門》為華嚴五祖宗密（780-841 年）對澄觀（738-839 年）所著《心要法門》的註疏。TK242《注華嚴法界觀門》刻於西夏天盛四年（1152 年），汧道沙門法隨（生卒年不詳）勸募，邠州（該寺今陝西省彬縣內）開元寺僧人德真（生卒年不詳）雕版印文流通。¹¹黑水城出土華嚴部經典，近九成全都是《華嚴經·入法界品》，顯然該單行品較大本華嚴來的受歡迎。TK98《華嚴經·入法界品》為羅氏皇太后為西夏仁宗冥福刊印，TK142《華嚴經·入法界品》為安亮為亡妣冥福，刊印一萬八千本，可見當時流傳數量之鉅。在 TK72《華嚴經·入法界品》經文後方接《華嚴感通靈應傳記》，該記闡述誦持華嚴功德之力不可思議的數則故事，藉此推廣《華嚴經》，但大本《華嚴經》篇幅宏大，難以進入窺其玄妙之門，藉由《華嚴經·入法界品》單品進入容易受持信奉。

西夏黑水城遺書中相關的《華嚴經·入法界品》經變，乃至 TK114〈大方廣佛華嚴經變相〉中的第九會，都可以看到善財童子尊像身影，於畫面呈現出重要角色地位，在華嚴教主座前恭敬請法。其中，TK98〈入法界品變相〉最為特別，除繪刻華嚴教主佛會外，又描繪出「行願經變相」內容，以善財童子實踐普賢十大願以

¹⁰ [清] 工布查不解說，《造像量度經》，收錄《大正新脩大藏經》第 21 冊，頁 949 上。

¹¹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等編，〈俄藏黑水城文獻 附錄·敘錄〉，《俄藏黑水城文獻 6》，頁 29。

具體圖像式展現，畫面具有時間線性故事排列，如「一禮敬諸佛」，描繪一尊善財童子由左而進入，正在行走貌，又描繪一尊善財童子頂禮佛狀態，表示善財童子行至佛前頂禮的連續性。而抽象語彙的「十普皆迴向」，則用榜題書「極重苦果，我皆代受」，描繪善財童子代眾生受地獄苦果，卻甘之如飴。

黑水城出土華嚴部相關遺書中，並未展現出《華嚴經·入法界品》中善財童子行菩薩道，參訪諸位善知識的內容，而是把善財童子置於佛會中，或以善財童子實踐普賢十大願來詮釋菩薩道行願，這種方式與北宋時期《華嚴經·入法界品》器重參訪善知識菩薩行，發展出五十三參圖顯然有別。例如在北宋哲宗紹聖三年（1096年）以前已經出現《華嚴入法界品善財童子參問變相經》刻印本，北宋元符年間（1098-1100年）的《佛國禪師文殊指南》刻印本，都展現五十三參圖經變圖內容。

為何北宋與西夏的善財童子圖像發展會產生此差異？北宋禪宗盛行帶動宋代理學發展，士大夫論禪風氣盛，《華嚴入法界品善財童子參問變相經》與《佛國禪師文殊指南》都有文人、禪師參與的紀錄，善財童子參訪諸善知識乃參學問道，漸修頓悟之表現，契合禪宗精神。而金、西夏佛教對於《華嚴經·入法界品》中善財童子尋訪善知識菩薩行道，不如普賢十大行願來的側重，其認知十大願為圓滿究竟法門，成就無上菩提，在黑水城遺書中 A22 A24《圓融懺悔法門》便以普賢十大願為主體發展出偈頌禮懺文，懺文中第十「普皆迴向」，後接「哀請攝授」與「求生淨土」，此淨土非彌陀淨土，乃華藏淨土也。¹²當善財童子成為普賢十大行願實踐者代表，求法傳承象徵，其尊像也影響其餘經典變相，I_{HB}2208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卷一扉頁畫中，釋迦如來端坐蓮臺，臺前善財童子跪地，恭敬求法。I_{HB}1763《寫本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卷一百六十，卷首扉頁畫同 I_{HB}2208。善財童子於佛前跪地求法，在金剛般若類經典中，善財童子和經文並無聯繫關係，但出現於此並非偶然，乃受至普賢十大行願中的「請轉法輪」之思惟影響，象徵法的流傳與延續。

（三）華嚴九會合一佛會與華嚴十菩薩

在 TK142〈入法界品變相〉的經變描繪一場佛會，榜題冠「大花嚴經九會聖眾」，故把華嚴七處九會聖眾合一佛會來表現，是一種新的華嚴經變形式，與敦煌地區唐五代華嚴經變中表現九會時，以九場佛會表現有別，可能是刻版扉頁空間限制故作此安排。

西夏殘本 I_x8270〈華嚴三聖版畫〉，畫面中僅存華嚴三聖、善財童子、金剛藏菩薩、金剛幢菩薩的位置，與金刻本 TK142〈入法界品變相〉結構相似一致，故殘本應原表現相似 TK142〈入法界品變相〉，皆在畫面中繪製十尊菩薩，來表示華嚴

¹²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等編，《俄藏黑水城文獻 5》，頁 304-305。

七處九會的諸菩薩聖眾，而以「十」數目與華嚴圓滿一切、雜華嚴飾盛多之義相契，契合華嚴祖師們自唐代判教以來，常用十來詮釋華嚴。畫面中此十位華嚴菩薩，依序對照可知：普賢菩薩為第一會菩提道場法主，初分舉果勸樂信分，佛果會主，以及第八會第三次普光明殿的法主，闡述二千行門。但畫面中榜題卻出現座內海慧菩薩，該菩薩即為海慧自在神通王菩薩。¹³菩薩出自《八十華嚴·世主妙嚴品》中，曾說一段名偈「佛有如是神通力，一念現於無盡相，如來境界無有邊，各隨解脫能觀見。」¹⁴在唐代華嚴祖師澄觀的《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》著述中曾引用之。¹⁵畫面此處第一會的代表菩薩，可能以座內海慧菩薩表示，雖然該會中菩薩並非法主身分，但參與赴會，仗佛威力說偈，亦是重要角色之一，至於普賢菩薩則主要說明第八會法主，以做區別。文殊菩薩為第二會普光明殿主要法主，說十信法門。法慧菩薩為第三會忉利天宮法主，說十住法門。功德林菩薩為第四會夜摩天宮法主，說十行法門。金剛幢菩薩為第五會兜率天宮法主，宣說十迴向法門。金剛藏菩薩為第六會他化自在天宮法主，說十地法門。第七會重會普光明殿，以如來為會主，會中有諸大赴會，此會榜題以心王菩薩、青蓮花藏菩薩來表示。至於，最後末會逝多林中，乃證入法界會主，主要以文殊普賢二大菩薩為末會之主。

該佛會中華嚴十菩薩排列，與北宋華嚴僧晉水淨源（1011-1088 年）在《華嚴普賢行願脩證儀》本中奉請排序不同。目前收錄《卍續藏》中《華嚴普賢行願脩證儀》有兩本，甲本經號 1472，乙本 1473，依據王頌考證乙本為淨源之原作，甲本則是淨源後人參考宗密《廣本修證儀》，和遼代 1056 至 1097 年間編撰《顯密圓通成佛新要集》（以下簡稱《心要集》）修編而來，有可能是日本僧人所編。¹⁶在乙本的奉請諸華嚴大菩薩，並未將七處九會各會菩薩列出，採用概括式的描述。¹⁷至於，TK142 屬於金刻本，屬於十二世紀至十三世紀初年間，甲本國內外目前發現最早相關紀錄為十四世紀初，推論 TK142 在前，甲本在後。將甲本奉請各會諸大菩薩排序相較得知，甲本各會班首法主的排序有些錯亂外，第一會中座內海慧菩薩無法對應外，其餘諸尊皆可從甲本對照出。¹⁸另外，在山西高平開化寺大雄寶殿東壁保存華嚴經變，繪製年

¹³ 《六十華嚴》譯為「一切海慧自在智明王菩薩」。

¹⁴ 〔唐〕實叉難陀譯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五，收錄《大正新脩大藏經》第 10 冊，頁 23 中。

¹⁵ 《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》云：「無邊海會，各入解脫之門，境界萬差。同趣如來智海，故海慧菩薩云：『如來境界無有邊。各隨解脫能觀見。』」〔唐〕釋澄觀撰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》卷二，收錄《大正新脩大藏經》第 36 冊，頁 16 下。

¹⁶ 王頌，《宋代華嚴思想研究》（北京：宗教文化出版社，2008 年），頁 289-291。

¹⁷ 該經云：「一心奉請，南無七處九會，互彰主伴，文殊師利菩薩、賢首菩薩，及諸品中，微塵菩薩摩訶薩。一心奉請，南無華嚴經中，末會之主，五十五員，真善智識，百城求法，一生克備善財等菩薩摩訶薩。一心奉請，南無觀自在菩薩、大勢至菩薩、彌勒菩薩、馬鳴龍樹、諸祖菩薩，及十方三世一切菩薩摩訶薩。」〔宋〕淨源，《華嚴普賢行願脩證儀》收錄《卍新纂大日本續藏經》第 74 冊（東京：國書刊行會，1975-1989 年），頁 370 中。

¹⁸ 該經文會如下：第一會，普賢菩薩；第二會，文殊師利菩薩、覺首菩薩、財首菩薩...等；第三會，法慧菩薩、一切慧菩薩、勝慧菩薩……等；第四會，夜摩天宮，功德林菩薩、慧林菩薩、勝

代為北宋元祐七年（1092 年）至紹聖三年（1096 年），其中南端一鋪表現法界人中佛像的華嚴教主毗盧遮那佛，周圍圍繞著華嚴十菩薩，但甚為可惜畫面榜題框內未題書諸菩薩尊名。史金波指出西夏歷來對於文殊菩薩道場五臺山崇敬，在國內賀蘭山中修建五臺山寺，而五臺山又是華嚴宗重要弘法地，使得華嚴教法在西夏盛行，出現甚多華嚴經文刻本。¹⁹可推論五臺山華嚴教法於十一世紀時，已經發展出華嚴十菩薩，除對北宋的北方山西地區產生影響外，並且流傳於西夏、金，至少在十二世紀至十三世紀初仍出現造像，但金代以降卻幾乎鮮少見之，說明此造像已經沒落，逐漸退出歷史舞臺。而甲本各會出現奉請菩薩，班首法主的排序有些錯亂，可能在編輯此本儀軌前，中國北方已經有奉請華嚴九會各會菩薩的儀文流傳。

五、小結

依據黑水城遺書出土的華嚴相關經刻本圖像，屬於金、西夏時期之作，其刻版經變內容與宋代遺留華嚴刻本圖像有顯著差異，對於了解當時中國華嚴佛教藝術的地域南北差異提供寶貴資料。

從黑水城出土的華嚴教主造像，可以看到當時華嚴教法與密法融會的情況，華嚴毗盧遮那佛手印使用密法《金剛頂經》大日如來的智拳印，隨時空轉變下出現最上菩提印，成為中土獨特的毗盧印，在遺書圖片中，可以看到手印轉化歷程。

華嚴經變的圖像在當時中國北方還發展出七處九會合成一佛會構圖，以及將七處九會各會說法主為主組成華嚴十菩薩，脅侍於毗盧遮那佛身旁，表重重疊疊無盡時空，乃過去、現在、未來交融一體的華嚴無盡圓融觀，顯得十分有特色。

當時中國北方遼、金、西夏對於《華嚴經》相當推崇，其中《華嚴經·入法界品》成為單行品大量印製，單品的流行許多冥福祈福，願諸吉祥有關，而某些刊本後接《華嚴感通靈應傳記》反映出當時華嚴經典推廣，受推崇的程度。此時《華嚴經·入法界品》著重善財童子菩薩行的普賢十大願成就菩提，反映在出土相關華嚴刻版中。當時南方宋朝對於華嚴雖有弘傳，但不及當時禪宗的勢力，《華嚴經·入法界品》中的善財童子參訪諸善知識求法歷程，受到禪宗推崇而形成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圖。反映出當時中國南北對於《華嚴經·入法界品》的著力點不同，也發展出不同經變思維。

林菩薩……等。第五會，金剛幢菩薩、堅固幢菩薩、勇猛幢菩薩…等；第六會，解脫月菩薩，金剛藏菩薩；第七會，普賢菩薩。普眼菩薩、心王菩薩、青蓮花藏菩薩…等；第八會，普賢菩薩、普賢菩薩；第九會文殊普賢二大菩薩。〔宋〕淨源，《華嚴普賢行願脩證儀》收錄《卍新纂大日本續藏經》第 74 冊，頁 264 中-下。

¹⁹ 史金波，《西夏佛教史略》，頁 138。